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二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述

述字懷祖，渾弟湛之孫。襲父承爵藍田縣侯。司徒王導辟爲中兵屬。歷康帝驃騎功曹，除宛陵令。庾冰請爲征虜長史，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卒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子避穆帝改謚曰簡。有集八卷。

慶老人星表

老人星見，光色明朗，玄象暉煥，表爾休祥。率土民庶，慶賴罔極。戴文類聚

上白麌表

所領阮藻之于江寧縣界得白麌一頭，毛色鮮潔異于比類。信斯

誠嘉祥也

藝文類聚九十五  
御覽九百七

上疏乞骸骨

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于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誠臣忝端右而召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病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

晉書王述傳

婚禮應賀議

春秋傳曰娶者大吉非常吉又傳曰鄭子罕如晉賀夫人鄰國猶相賀況臣下邪如此便應賀但不在三日內耳今因廟見成禮而賀亦是一節也

通典五十九永和三年納后王述議

立琅琊王議

穆帝升平五年

推宗立君，自爲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自塞奔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肩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桓固，康皇帝旣受命于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于所授。主上宜爲康王嗣。通典八十

與會稽王牋

時放之求爲交州朝廷許之

放之溫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願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晉書溫嶠傳

與庾冰牋

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筭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筭，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眾，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遙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彊胡陸梁，當穡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筭。

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關閘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呂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曰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糜弧之謠而成襄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今名可保矣若安西咸意已耳不能安于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

晉書王述傳

下主簿教

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于外餘無所諱

世說新語篇王述傳

藍田王海詩  
碑教云云

答諱

惟祖惟孝四海所知過無復諱御覽五百六十二引語林王藍作會稽外請諱答曰云云

王臻

臻述從弟簡順皇后少弟拜崇德衛尉領博士

太后爲親屬舉哀議

千至尊是族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于朝堂通典八十一褚太后爲從

第舉哀博士王臻等議

太后前爲褚衛軍劉夫人舉哀于式乾殿至尊于朝堂今宜依故事上同

王坦之

坦之字文度述子簡文爲撫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徵拜侍中領本州大中正孝

武卽位遷中書令領丹楊尹尋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  
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卒追贈尚書僕射安北將軍謚  
曰獻有集七卷

將之廣陵鎮上孝武帝表

臣聞人君之道、曰孝敬爲本、臨御四海、曰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  
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鬯睦。昔周成漢昭、竝曰幼年、纂承大  
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  
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  
涉道未曠、方須訓導、曰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干三母、先帝  
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  
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王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  
誨、導習儀刑、曰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曰屬非至親、自爲疏疑、昔  
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詢相導、所曰克就聖德、實此

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綱  
繆繩緜竝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目報先帝愚謂周旋舉  
動皆應諸此二臣二臣之于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  
于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  
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敢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  
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  
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目申先帝  
堯舜之風可不敬脩至德目保宣元天地之祚晉書王坦之傳

荅謝安書

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  
目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  
其方目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  
加呂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呂清遠相許至于此事實有疑

馬公私二三莫見其可。自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自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

晉書王坦之傳

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

夫天道㠯無私成名。二儀㠯至公立德。立德存平。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㠯成功聖人所㠯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于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于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于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于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㠯殊矣。夫物之所美。己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眾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于矯伐。而不在干期當。匿迹在于違顯。而不在干求是。于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竝進。由親譽生于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于瘳疾。未若

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于萬物兩德彰于羣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于天地謙伐之義險巇于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自生嫌自美者因存黨自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旨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曰嫌似而疑至公獎貪而忘于諒哉曾晳王坦之傳

與某書

坦之惶恐言不知已與謝郎論坦之事未其意良不了者今當詣公自陳願告坦之惶恐言淳化閣帖三

廢莊論

荀卿稱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冥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

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于兼忘應物在乎  
無心孔父非不體遠呂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呂德備故膺  
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于義農徇教  
者眾故義申于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  
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  
諸中庸未入乎道而况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呂  
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  
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呂崇化日用呂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捐  
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閭者無怪故所遇而無  
滯執道已離俗孰踰于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  
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悅揚之呂爲風平且卽濠呂尋  
魚想彼之我同推顯呂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  
撫契仰彌高子不足寄積想于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

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眾人因藉之、已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已克已爲恥。士已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已。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于天下、不足已用天下人。昔漢陰丈人脩渾沌之術。孔子已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閒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晉書王坦之傳

沙門不得爲高士論

高士必在于縱心調曠。沙門雖云俗外返更束于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世說曰：篇注指申辨不爲林公所知。乃著此論其大略云。

全蜀文卷二十九

王枕 王欣之

六

王枕

忱字元達小字佛大坦之第四子太元中爲吏部郎歷驃騎長史出爲建武將軍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假節鎮荊州卒贈右將軍謚曰穆有集五卷

郊祀明堂議

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脩之

宋書禮志三十一年

吏部郎  
王枕議

王欣之

欣之述從子爲豫章太守太元初拜光祿勳

君臣同謚表

太元四年

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威明父子齊稱諸侯臣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

通典一  
百四

王濛

濬字仲祖，渾從曾孫司徒王導辟爲掾，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不就，徙中書郎，轉司徒左長史，有集五卷。

議立奔赴之制

咸康中

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于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概者懼非通制。請王畿呂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敍于義爲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卽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呂再周爲限。自此呂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通典八十一  
咸康中同

徒西屬  
王濬議

申述前議

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于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

喪使奔當呂何服素服敘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  
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準若不計遠  
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通典八十

致王導牋

問國承家小人勿用杖德義呂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  
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呂允荅具  
瞻儀刑海內晉書外戚王濬傳

牋

濛死罪諸葛僕射之弟呂情料之當非至困者欲斂其時吏無一  
在者便曰下官牋荅之濛死罪古刻叢鈔

王脩

脩字敬仁小字荀子濛子爲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  
未拜而卒

賢人論

或問易稱賢人黃裳元吉苟未能闇與理會何得不求通求通則有損有損則元吉之稱將虛設乎答曰賢人誠未能闇與理會當然人從比之理盡猶一豪之領一梁一豪之領一梁雖于理有損不足已撓梁賢有情之至寘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撓梁于賢人何有損之者哉世說文學篇  
注引王脩集

王恭

恭字孝伯小字阿甯濛孫歷著作佐郎祕書監中書郎吏部郎建威將軍太元中爲丹揚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即后兄擢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領京口改號前將軍尋降號輔國將軍安帝即位呂爲安北將軍不拜舉兵討王瑜等爲會稽王道子所殺桓玄執政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有集五卷

讓太子詹事表

今皇儲始建四方是式據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盡一時之勝豈臣最庸所可叨忝北堂書鈔六十五引晉起居注兩條又見御覽二百四十五

抗表罪狀王國寶

後將軍國寶得呂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自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悅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卽路慮臺糾察懼于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請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覲然了無戚容夜乃犯闇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見于外莫不聞知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已爲己府譏疾二昆過于讎敵樹立私黨遍于府朝兵食資儲斂爲私積販官鬻爵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與其從弟輔國將軍王緒同黨頑凶狂狡共

紫微書  
作告趙  
欽興甲  
誅君側  
之惡

相扇連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穢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  
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臣忠誠必亡身殉  
國是臣諧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與晉陽之甲夷  
君側之惡臣雖驚劣敢忘斯義晉書王恭傳魏書晉司馬德宗傳

與沈警書

足下旣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臣吏職嬰之也

宋書沈約自序

與沙門僧檢書

遠持兄弟至德何如高僧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刊

全蜀文卷二十九終

全晉文卷三十

鳥程嚴可均校輯

楊偉

偉字世英，馮翊人。仕魏文帝明帝爲尚書郎，後參大將軍曹爽軍事，入晉爲征南軍司。有景初麻三卷、桑丘先生書二卷、時務論十二卷。

上景初麻表

臣覽載籍，斷考麻數，時日紀農月，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吳則玄鳥司分，顓頊帝譽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麻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胥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發，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閭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

全晉文卷三十

悟大猶西流而怪蟻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  
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  
于春秋，說褒貶糾黜，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  
禮。自此曆降，暨于秦漢，乃復曆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  
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餽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  
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于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更造  
太初曆，校中朔所差，曆正閏分，譟中星得度，曆攷疏密，曆建寅之  
月爲正朔，曆黃鍾之月爲律曆。初，其曆斗外太多，後遂疏闊，至元  
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攷察日餽率常在晦，是  
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曆臣前自制典，餘日推  
攷天路，稽之前典，驗之曆餽，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  
古今中天，曆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  
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仰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

呂大呂之月爲歲首。呂建子之月爲厤初。臣呂爲昔在往代則法  
日顓頊。堯自軒轅則厤日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厤數。改  
元曰太初。因名太初厤。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厤。臣之所建景  
初厤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  
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呂攷天路。步驗日月。充  
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竝臣如此之妙也。是呂累代厤數  
皆疏而不密。自黃帝呂來。常改革不已。壬辰元呂來。至景初元年  
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止。此元呂天正建子。黃鍾之月爲厤初。  
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元法萬一千五十八晉書律厤志  
下宋書厤志

### 厤議

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圓棄規矩。考輕  
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厤之本法。

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所謂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于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晉書律麻志中黃初巾揚韓議云云

### 諫明帝治宮室

今作宮室，斬伐生民，墓上松柏，毀壞碑獸石柱，墓及亡人傷孝子心，不可目爲後世之法則。魏志曹爽傳注引世語

### 時務論

轡策靽摯之具設，雖剛怒驩戾蹄齧之馬，若足一作若是拘靽摯口啞，勸筆策必至，則躊躇循軌。御覽三百五十九

### 賈充

充字公闐，平陽襄陵人。魏豫州刺史達子，太和中襲爵陽里亭侯，拜尚書郎，後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

事轉右長史。自從征諸葛誕功進爵宣陽鄉侯。遷廷尉轉中護軍。弑高貴鄉公及陳留王卽位。進封安陽鄉侯。加散騎常侍。晉國建。封臨沂侯。武帝卽王位。拜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潁侯。及受禪。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尋代裴秀爲尚書令。改侍中。出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不行。遷司空。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咸寧末。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伐吳。吳平。增邑八千戶。太康三年卒。追贈太宰。禮官議謚曰荒不納。謚曰武。有集五卷。

表裴頤

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頤才德英茂。足昌興隆。

國嗣

晉書裴頤傳

辭大都督表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瞿

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

晉書賈充傳伐吳之役詔充爲大都督

請召還諸軍表

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溼疾疫必起宜召諸軍已爲後圖雖脅

斬張華不足已謝天下

晉書賈充傳

齊王攸爲弘訓太后服議

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于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已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祔先君皆謂奉

統承祀非謂不得服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

晉書賈充傳

傳  
賈充

衛瓘

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

案左思傳有陳留魏衛瓘乃衛瓘之誤

尚書凱子明帝時

襲爵閼鄉侯爲尚書郎徙通事郎轉中書郎高貴鄉公時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卽位拜侍中轉廷尉卿尋持節監鄧艾鍾會軍

事行鎮西軍司蜀平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遷都督徐州諸軍事領東將軍增封苗陽侯晉受禪轉征東將軍進爵爲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徙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太康中遷司空領太子少傅進太保惠帝初錄尚書事輔政爲賈后矯詔所殺謚曰成有論語注八卷

請議鄒說假葬除服表

前太子洗馬濟陰鄒說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卽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呂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今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通典一百三十五中

請除九品用土斷疏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牧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呂閭伍之政  
足呂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脩其身是  
呂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  
自茲呂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攷  
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  
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是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  
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呂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  
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絶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呂爲  
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呂土斷定自公卿呂下皆呂所居爲正  
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  
呂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  
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效不在交游  
卽華競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

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臣屬進賢之公心嚴在位之明閭誠令

典也。

晉書衛瓘傳太康中瓘與太尉汝南王亮上疏

奏免山濤

濤自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臣爲無尊節之尚  
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

晉書山濤傳

奏請贈鄭默三司

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二司

晉書鄭默表附傳

與某書

頓州民衛瓘惶恐死罪中闕音敬望想盡懷在外累年始爾得還  
情甚踴躍旦望州里上領節度明日乃入奉說欣承福昨自得  
白不具瓘惶恐死罪

晉書衛瓘傳二

與魏舒書

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矣

晉書魏舒傳

傳舒呂司徒刺陽子遷位還第司空衛瓘與  
舒書又見御覽四百二十四引王隱晉書

衛恆

恆字巨山，瓘子。咸寧中辟司空齊王府倉曹掾。泰康初轉太子舍人，歷尚書郎、祕書丞。太子麻子黃門郎。惠帝初與父瓘同遇害。

王昌前母服議

或云嫡不可二，前妻宜絕。此爲奪舊與新，違母從子，禮律所不許。人情所未安也。或云絕與死同，無嫌二嫡。據其相及，欲合服此爲論嫡則死，議服則生。若還自相伐理又不通。愚曰：爲地絕死絕誠無異也。宜一如前母不復追復。晉書禮志中泰康元年倉曹掾衛恒議云云案王昌事詳前竟陵

王林文

書

一日有恨，知問未面爲歎。欲七日去邪？恆白。

高化閣  
帖二

古文

昔在黃帝創制告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古代結繩，蓋覩鳥跡，曰興思也。因而遂濶，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缺效其形也。形聲者，曰類爲形，配曰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曰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義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鄆鄆、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呂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后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

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旁據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恩思呂贊其美愧不足廁前賢之作冀呂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案有脫文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目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呂舒光木卉苯孽呂垂蘋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跋跋呂若駁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頽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奪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綿綿是故遠

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  
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  
非言辭之所宣

晉書荀瓊傳魏志列劭傳注引文獻錄

### 篆書

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  
籀書者也及平王東遷諸侯方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  
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  
車府令趙高作爰綱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衛獄吏得罪始皇幽  
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小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圓者  
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呂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  
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  
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

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卽隸書也五曰繆篆所㠯摹印也六曰鳥書所㠯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㠯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于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㠯能書畱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簡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當有缺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虫蛇之棼繩揚波振擎鷹跱鳥震延頸翥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駕

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閒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采弔弔其可觀摛華藻于紈素爲學裁之範閑喜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頗仰舉大略而論旃晉書衛  
魏志鄧傳注引文章敘錄又蘇中郎集又水經注河水則又新文類聚七十四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七百四十九引蔡邕篆勢

### 隸書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世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大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麤觀者呂酬酒討錢足而減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札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俟其醉而竊其札鵠卒已攻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

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呂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呂勤書。自効是。呂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呂釘壁玩之。呂爲勝宜官。鵠字孟黃。安定人。魏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爲大字。邯鄲消宜爲小字。鵠謂消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于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消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于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鑄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窮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蛩跕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峨嵯。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

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論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  
辛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觀將  
祕與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

晉書衛瓘附傳魏志武帝紀注又劉劭傳

注

### 草書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  
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  
勢而結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  
而後練之藝文類聚作後染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  
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  
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  
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  
竝時見稱于西州而矜巧自與眾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

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閉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顓皇寫彼鳥跡曰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初學記作人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勤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初學記作先簡略應

初學記

之

初學記

簡略應

時諭指周于卒迫兼功竝用愛日省力純倫之變豈必古式觀其

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欹竦企鳥

跱志在飛

移狡獸暴駭

將奔未馳或

點點

此五字初學記但

作或點點染四字

而據高

初學記作似

蠭蠭而抱枝絕筆收勢餘縱糾結

若山蜂施清看隙緣巘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唯焉

若噴岸崩崖就而察之一蠻不可移纖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

較髮鬚若斯

晉書衛瓘附傳魏志劉劭傳注藝文類聚七十四又初學記二十一引崔瑗草書勢兩條

衛展

展字道舒，恆族弟，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元

帝稱晉王，已爲大理，及建號，拜廷尉。卒贈光祿大夫。有集十五

卷

陳諺言表

諺言廷尉獄平如砥，有錢生無錢死。此諺之起，生死之出于此法獄也。

初學記二十

上書言祖父不合從坐

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興，埽除煩苛，風移俗易，幾于刑曆。大人革命，不得不蕩其穢慝，通其屯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于當今，著

爲正條則法差簡易

晉書刑法志屢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上書云云又見羣書治要二十九引

晉書又通典一百六十四

上言宜復肉刑

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膨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呂隆太平之化

晉書刑法志又通典一百六十八

衛嶼

瓘九世孫爲散騎常侍嗣江夏公

上表自陳

臣乃祖故太保瓘于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總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璋矯詔致禍前朝已瓘秉心忠正加弘伐蜀之勤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

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  
已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  
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曰山河伏願  
陛下錄旣往之勲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案書荀伯子傳義熙九年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學政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終

全晉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荀顥

顥字景倩，潁川潁陰人。漢尚書令彧第六子。仕魏爲中郎，拜散騎侍郎，遷侍中。齊王時，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高貴鄉公時，進爵萬歲亭侯。拜僕射，領吏部。陳留王時，遷司空。進爵鄉侯。後封臨淮侯。晉受禪，進爵爲公。拜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行太子太傅。泰始十年卒。謚曰康。

議故吏爲舊君服表

禮臣爲君斬縗三年，與子爲父同。已進登天朝，絕無舊君之心。廢反服之禮，非所已。敦風崇教，今使仕者反服舊君，于義爲弘。通典  
九十九邑侯滿璋庶服議

諸侯絕周大夫絕繩。然則尊同周已及總皆如本親喪服。經曰：君

全晉文卷三十一

七

爲姑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傳曰何㠭大功尊同也又曰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㠭大功尊不同也然則尊不同則降不待所臣乃絕之諸侯尊重大夫尊輕㠭大夫尊降其親則知諸侯雖所不臣絕不服也通典九十三

賜謚議

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卽家祭賜謚晉書

甲乙問議

春秋竝后匹嫡古之明典也今不可㠭犯禮竝立二妻不別尊卑而遂其失也故當斷之㠭禮先至爲嫡後至爲庶景子宜㠭嫡母服乙乙子宜㠭庶母事景昔屈建去芟古人㠭爲違禮而得禮景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晉書禮志中太尉荀顥議

荀崧

崧字景猷，或玄孫。泰始中襲父爵廣陽

一作安陵。鄉侯補漢陽王

允文學。趙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篡位，轉護軍司馬給事中。遷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又遷侍中。中護軍。洛陽陷，奔密。族父藩承制，召爲江北監軍。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陽太守。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改封曲陵公元帝卽位，徵拜尚書僕射。轉太常。王敦表爲尚書左僕射。明帝時加散騎常侍。領太子太傅。王敦平，更封平樂伯。坐事免。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遷右光祿大夫。領祕書監。卒贈侍中。謚曰敬。有集一卷。

上疏請增置博士

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寃。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闢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

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召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宣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河圖祕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賓。居太常之官。召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于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敎。學士遺文。于今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實。儒風邈遠。思竭駕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于百代之上。緝紳詠。

于千載之下，伏聞節肖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丸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已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易置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于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于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于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弑其君子，子弑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已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鄒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于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已發明經義，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于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于漢時。劉

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有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  
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自三傳竝行于先代通  
才未能孤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呂  
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  
之場辭亦劘戟之鋒于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呂傳其學

宋書禮志一又晉書荀崧傳通典五十三皆有刪節

議王式事

禮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案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遣  
竝無名例若呂父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  
去者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六親有違繼就非禮宜  
訪之中正宗老非禮官所得逆裁通典九十四大興三年太常曲陵公荀崧騎都尉蕭輪議云云

議上元帝廟號

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啟中興德澤侔于太戊功

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

音書荀  
松傳

答士壹論劉嘏同姓爲昏

如嘏所執苟在限內雖遠不可苟在限外不遠可通也吾無已異之王伯與鄭玄高雋弟子也爲子稚賓取王處道女也當得禮意于時清談盡無譏議今難者雖苦竟不能折其理春秋不伐有辭謂嘏不應見責通典六十

與王導書

三年當大禘愍帝已居子位復居父位且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此君卽父也此爲愍帝是先帝之父懷帝是愍帝之父惠帝是懷帝之父二代更重四代所曰爲疑處也通典四十八

與王敦書

誠呂長蛇未翦別詳宗祖先帝應天受命呂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政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日有期不及

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

晉書荀  
傳

荀勣

勣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仕魏爲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除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遷廷尉正，參大將軍文帝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進侍中，封安陽子。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進光祿大夫，尚書令。卒贈司徒。謚曰成。有集三卷。

蒲萄賦

靈運宣流休祥允淑懿彼秋方乾元是蓋有蒲萄之珍偉應湧和

而延育

藝文類聚  
八十七

讓樂事表

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薦李肩爲司徒表

三公具瞻之望，誠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誼爲公孫權矣，  
之尚書令李肩忠亮高潔，堪處台輔。御覽二百八引荀勗對詔

薦三公保傅表

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  
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呂瑾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

人

晉書荀勗傳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肩  
並薨太子太傅又謂勗表陳從之

讓尚書令表

昔六官所掌，冢宰爲首。秦公卿贊、呂丞相御史爲冠。今者尚書令  
總此三者，非臣屬聞所宜忝據。晉書荀勗傳五十九引荀勗集

讓豫州大中正表

被敕曰：臣爲豫州大中正。臣與州閭鄉黨初不相接。臣本州十郡  
方于他州人數倍多，品藻人物，曰正一州清論。此乃臧否之本風。

俗所重

御覽二百六十  
五引衛勸集

奏校試笛律

中所出御府銅管二十五具太常樂部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名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云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已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于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之則不可知也

藝文類聚  
五御覽十六竝引晉諸公贊又見晉書律麻志上又見宋書律志

奏條牒諸律問列和意狀

昔先王之作樂也已振風蕩俗饗神祐賢必協律呂之和已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賓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離笛之長

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攷呂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呂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呂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十二牧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肆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故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形古者呂求厥衷合乎經禮于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

勸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呂爲樂不和辭太樂東箱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今當復取其下徵之聲于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

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已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輒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已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敲箏，宋同吹笛，已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已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種整、朱夏皆與和同。

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羽孔調與不調。已何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已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尙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干，廡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于饗宴殿

堂之上無廡懸鐘磬。曰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必合于律呂。如和所對直，曰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曰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趣令部郎劉秀、鄧昊、王點、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

又問：積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曰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鍾歌大呂，乃奏太簇歌應鍾，皆曰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曰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曰律作三尺二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曰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釐應黃

鍾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鍾周語曰黃鍾所召宣養

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于制爲雅

晉書律牘

志上宋書律志

奏諫用伊羨趙咸爲中書舍人

晉武帝時門下啟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中書舍人對掌文法勸奏曰爲

御覽二百二十  
二引荀助集

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曰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齧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曰付內常侍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內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尙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

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

晉書荀勗傳

甲乙問議

昔鄉里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復相知存亡更娶鄉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遂二妃竝存蔡氏之子字元叡爲陳氏服嫡母之服事陳公已從舅之禮族兄宗伯曾責元叡謂抑其親鄉里先達已元叡爲合宜不審此事粗相似否晉書禮志仲安豐太守程諒先已有妻後又娶遂立二嫡前妻亡後妻子動疑所服中書令張華造甲乙問

王昌前母服議

昔鄭子羣娶陳司空從妹後隔呂布之亂不知存亡更娶蔡氏女徐州平定陳氏得還二妃竝存蔡氏之子元疊爲陳氏服嫡母之服族兄宗伯曾責元疊謂抑其親鄉里先達已元疊爲合宜通典人十九案王昌事詳

前竟陵王琳文

又陳遺王公之國議

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于割正封疆使親疏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干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子寶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已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晉書荀勗傳

省吏議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何相漢識其清靜致盡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于

本則宜曰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曰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閉親。新不閉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曰進趣得譽。不可。曰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于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曰微非常之利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掣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忿忿捐已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忽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躡。二三之命。爲百姓所饁。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

九寺可并于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呂  
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于省事實已爲善若直作大例皆減其半  
恐文武眾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  
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  
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  
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  
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晉書荀勗傳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呂赴農功勗議官爲云云

爲晉文王與孫皓書

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  
上下安服羣生獲所逮至末塗純德既毀勦民之命曰爭彊于天  
下違禮順之至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  
位宰輔屬當國重惟華夏乖殊方隅圮裂六十餘載金革亟勤無  
年不戰暴骸喪元困猝罔定每用悼心垂泣待旦將欲止戈興仁

爲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役未經年全軍獨克于時猛將謀大朝臣庶士咸曰奉天時之宜就征討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曰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轍取徑四郡兼成都之城漕巴漢之粟然後自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雖有靜難之功亦悼蜀民獨罹其害戰于綿竹者自元帥自下竝受斬戮伏屍蔽地血流丹野一之于前猶追恨不忍況重之于後乎是故旅師案甲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最險遠攷古昔廢興之理近鑒西蜀安危之效隆德保祚去危卽順屈己自寧四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履危偷安墮德覆祚而不稱于後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或獻書喻懷若書御于前必少留意回慮革算結歡弭兵共爲一家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于大同雖重

于戈固不獲已也。

吳志歸命侯傳  
莊引漢晉春秋

今餉雜色綾十端縠三端細縑十四

藝文類聚人十五御覽八百  
十六引兩條又八百十八

荅王琰書

王陶丘州人口廟盜鮮卑金頭寶帶十二枚

書紗一百二十九

上穆天子傳序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準盜發古冢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已臣助前所攷定古尺度其簡長二尺四寸已墨書一箇四十字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今王之冢也于世本蓋襄王也案史記六國年表自今王二十二年至秦始皇三十四年燔書之歲八十六年及至太康二年初得此書凡五百七十九年其書言周穆王遊行之事春秋左氏傳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則其事也王好巡守得盜驪驥耳之乘造父爲御已觀四荒北絕流

沙西登昆命見西王母與太史公記同汲郡收書不謹多毀落殘缺據其言不典皆是古書頗可觀覽謹昌二尺黃紙寫上請事平已本簡書及所新寫並付祕書繕寫藏之中經副在三閣謹序穆子傳道

藏本

荀組

組字大章，荀子爲司徒左曹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惠帝時，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引爲右長史。倫篡位，進侍中。永興中，爲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封城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祿大夫。永嘉末，司空王浚承制，昌爲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建興初，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行畱臺事。進封臨潁縣公。尋爲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昌爲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及即位，昌爲司徒。大興初，率其屬南歸，加錄尚書事。永

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卒謚曰元有集三卷

議定父子生離哀制表

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沒地者。臣未指得死亡之閒沒地處所。情慮無異然。臣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推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祀絕滅于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臣已爲此非聖人。不㠯死傷生之教也。兩路相通。久無音問。殯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㠯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于禮者之禮也。

通典九十八

請議定改葬服制表

大典二年

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塚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輕重斬杖者。復有制齊衰。三月總麻。三月著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㠯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

之制改葬總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輕重也曰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曰爲宜使明禮大臣議爲正

通此一  
百二

霍原不應舉寒素議

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晉書李重傳蘇沖中正劉沈舉霍原  
爲寒素可徒左長荀組自爲云云

荀爽

爽字玄欣祖子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出爲鎮東參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隨父渡江拜中庶子遷給事黃門郎散騎常侍侍中成帝時卒贈太僕謚曰定

駁尚書符下陳畱王使出城夫

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畱王位在三公

之上坐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

晉書荀爽傳

重駁

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贊莫肩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閩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呂爲宜除于國職爲全

同上

駁讀秋令

咸和五年六月

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呂來舊典未備臣等參議武皇帝時光祿大夫臣華恆議曰秋與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也夫先王所自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所闕加比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

讀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二通典七十咸和五年六月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常侍荀爽奏請以四侍郎散騎侍郎曹宇駁云

云  
五  
品

元會敬司徒議

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  
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  
制命令詔文尙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晉書荀爽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一終

全晉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楨

楨字元餘，廬江潛人。魏太和中，爲揚州別駕。正始中，爲弘農太守。歷幽州刺史，拜廷尉。入晉，爲尚書光祿大夫，有集五卷。

許都賦

元正大饗，壇彼東南，旗幕峨峨，檐宇弘深。

宋書禮志一

景福鬱枕，召雲起飛棟；烏企而翼舒，文選陸倕石闕銘詩乃然百枝盛庭燎。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

表省函關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孟軻云：古者關譏而不征，關險之設，所

由尚矣。

裁文類聚六引何楨集正始六年為弘農太守表省函關

爲舊君反服議

禮爲貴臣貴妾總麻三月夫貴之施賤猶論恩紀已制服況嘗爲臣吏禮遇恩紀優劣不同焉可同之一例今已爲辟舉正職之吏宜依古爲舊君服不論違適之異皆齊縗三月其餘郡吏聞喪盡哀而已通典九十九又宋書禮志二泰始四年尚書何植奏故辟舉綱紀使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

賤

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其始生知其處所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旱見至今生翅能飛臣輒躬親撲滅布在及下部各不旱見至一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案其言事蝗之枚數可得而知也載文類一百

玄壽賜名敘

新婦荀氏所生女已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甲乙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茲之三月吉之善時也又于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三月吉震爲長男巽爲

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旦日月豈依先祖之靈實臨祐之玄髮素頰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先民之至願也故賜名曰

玄壽焉

御覽三百六十二

何惲

惲楨子咸寧末爲揚州別駕累遷豫州刺史

與周浚牋

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尚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爲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

晉書周浚傳浚隨王惲代吳惲欲與王惲爭功惲讓與浚歎止惲不納

何充

充字次道惲孫王敦辟爲大將軍掾轉主簿左遷東海王文學進中書侍郎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已與平蘇峻功封都

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徙丹陽尹。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轉護軍將軍錄尚書事。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固讓。徙中書令。康帝卽位。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入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領揚州刺史。穆帝卽位。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又加侍中。永和二年卒。贈司空。謚曰文穆。有集五卷。

賀正表

璇衡運周元正肇祚。伏惟陛下應乾納祉與天同休。

初學記四

請徵虞喜疏

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肅。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東修立德。皓首不倦。加臣傍綜廣深。博聞彊識。

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紓衡昌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胥習虞喜傳

奏言沙門不應敬王者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世祖武皇帝昌盛明革命肅祖明皇帝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願已不變其修善之法所曰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于義爲長擇激冠一沙門不應拜俗事一

又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昌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

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讚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賞冥冥之潛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竇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令修善之俗廢于聖世習實生常必致愁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豈敢冒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爲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冒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啟釋藏冠一沙門

又奏

臣充等言臣等雖誠暗蔽不通遠旨至于乾乾夙夜思修王度竊苟執偏管而亂大倫邪直曰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于守戒之篤

者亡身不恪何敢冒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于自然禮儀之節蓋是專一

守法是臣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臣等屢屢臣爲不令致拜于法無勸因其所利而憲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

省察謹啟

釋藏冠一沙門不  
拜俗事二弘明集

諸太后敬父議

如禪所正可敕御史左將軍入在公庭則修臣敬皇太后歸寧之日則全子禮申諭内外奉行通典六十七

與庾翼書

褚將軍遣朝值太后臨朝時議諸侯雖后父乃晉臣也宜用鄉議或謂諸王宜不拜耳乃不稱臣燕王非比也又云竇武雖受爵大后錄尚書事而漢無拜文爲疑故恐大義乖錯褚侯旣不拜便是

異姓太上皇也此巍巍亦庶姓不敢安

通典六十七

何琦

琦字萬倫充從兄元帝時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補宣城涇縣令明帝時司徒王導引爲參軍不就已母憂去職服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辟不就詔徵博士領文爲撫軍召爲參軍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並不行卒年八十二有三國志論九卷

請修五嶽祠

升平中

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宋志作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循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曰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已岱屬不作而風雨寒暑已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已近咸陽故蓋得比大川之祠

而正立之祀可曰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瀟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自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自咸和迄于今又復察替許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宋志作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每惑漸已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敎所被來蘇之眾咸蒙德澤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其五嶽四瀆宜增修之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篤召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不贗正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四通典五十五

追駁江統許遐拜時遭禊議

夫正名者道理之本然拜時非古而行之歷代遂已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禰將納他族已奉宗祀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遺已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闕千古而通于今議是也然婚姻之道公私急務愚已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卽宜一擇其衾禫未接歸葬其黨通典五十九

天子敬父議

父母之尊擬則天地君親之道資敬是同今承受命運君臨率土而父已子食天祿不敢子天子已明王者之道而子雖已爲天子必有尊也推斯已言父自必臣天位之君而子自必尊天性之父

通典六十七

爲曾祖後服議

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已孫若曾孫後之理宜

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已爲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昌孫繼族祖荀顥無子，昌兄孫爲嗣，此成比也。通典九

十六

論前母黨服

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之大者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母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若與祖乖違。父既歿而聞喪，豈可拘昌本制，不稅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終爲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于所養，而反疑于爲本平，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于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稱也。其易了如歛日，太康初博議王昌前母服公府下粹昌爲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義存配父，蓋昌生不及故無其制，非于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曰：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則家之嫡長，應制如改葬之服。于時二代

無日不允白茲昌來行之不殊禮母卒自爲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爲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逼則不得自伸外服無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之黨居然可見矣明昌名禮爲制者不計恩遠與不也

答納采文

皇帝嘉命訪婚隨族備數采擇臣之從祖弟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聞教訓衣履若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費上臣何璵頓首稽首再拜承制詔

晉書穆皇后傳通典五十八

答問名文

皇帝嘉命使者彪之剗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零陵侯楨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

蔡州刺史關

內侯惲之曾孫先臣故安豐太守關內侯惲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于先臣故尚書左丞孔胄之外曾孫先臣故

待中關內侯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  
侯葬上臣何璣稽首頓首再拜欽承制詔

答納吉文

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大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  
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葬上臣何璣稽首頓首再拜承  
制詔

答納徵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官上公寵官豐禮備物  
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云云再拜承制詔

答請期文

皇帝嘉命使者彪之重宣中制告曰惟八月壬子可迎臣欽承舊  
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再拜承制詔

答迎后文

皇帝嘉命使者睇重宣中制令月吉辰備禮召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嫂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慄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某官某侯某士臣某謹因使者兼某官某王睇上謹答

書禮志下通  
典五十八

何澄

澄字季立充弟準之第三子孝武時爲祕書郎轉丞遷祀書監太常中護軍出爲冠軍將軍吳國內史徵拜尚書安帝卽位遷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元興末卒義熙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太皇太后服議

隆安三年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已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于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

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從重應同爲祖母後齊衰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通典八十

李肩

肩字宣伯遼東襄平人魏時爲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入爲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轉吏部郎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豐太守文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尋爲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徙河南尹封廣陸伯晉受禪拜尚書進爵爲侯遷吏部尚書僕射轉太子少傅領司隸校尉咸寧初拜侍中加特進遷尚書令代何曾爲司徒太康三年卒謚曰成

奏請延訪三公

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

儀刑古式，雖唐虞疇諮，周文翼翼，無已加也。自今昌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詢，所宜若有疾疚，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訊訪。晉書李

王懿子昌前母服議

懿爲黃門侍郎，江南已叛，石厚與焉，大義滅親，況于懿之義可得已爲妻乎？

晉書禮志中案王昌事詳前廟竟陵王琳文

曹志

志字允恭，譙國譙人，魏陳思王植子，太和末徙封濟北王。晉受禪，降封鄆城縣公，出爲樂平太守，歷章武趙郡咸寧初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免後復爲散騎常侍。太康九年卒，謚曰定。有集二卷。

奏議齊王攸之藩

伏聞大司馬齊王當出藩東夏，備物盡禮，同之二伯。今陛下爲聖

君稷契爲賢臣內有魯衛之親外有齊晉之輔坐而守安此萬世  
之基也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其人也異姓則太公其人也  
皆身在內五世反葬後雖有五霸代興桓文謫主下有請隧之僭  
上有九錫之禮終于謫而不正驗于尾大不掉豈與召公之歌棠  
棣周詩之詠鴟鴞同日論哉今聖朝創業之始始之不諒後事難  
工幹柂不彊枝葉不茂骨鯁不存皮膚不充自羲皇㠭來豈是一  
姓之獨有欲結其心者當有磐石之固夫欲享萬世之利者當與  
天下議之故天之聰明自我人之聰明秦魏欲獨擅其威而財得  
沒其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爲之用此自聖主之深慮日月之  
所照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當重思之志備位儒官若言不及  
禮是志寇竊知忠不言義所不敢志㠭爲當如博士等議晉書曹  
志傳

肉刑議

嚴刑㠭殺犯之者寘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

眾黥刑彰罪而民甚恥且創制墨黥刑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  
自畏舊文類聚作聞者多服所㠯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邪假使惡多  
尚不致死無妨產育苟必行殺㠯止殺爲惡縱寡積而不已將至  
無人天無㠯大君無㠯尊矣故古人鹽過不殺不鹽輕積殺是㠯  
爲上鹽寬得眾不鹽急積殺若乃于張聽訟刑㠯止刑可不革舊  
過此㠯往肉刑宜復假令漢文于張承大亂之後創基七十國寡  
民稀止禁刑吾鞭杖爲治也肉刑于死爲輕減死五百爲重重不  
害生足㠯懲奸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云不  
可或未之喻也舊文類聚

五十四

曹臣

臣志子元康中爲中郎封關中侯

移冀州大中正

臣㠯元康四年爲先定公薨背還濟北穀城墓宅安厝太學博士

趙國蘇宙昔先公臨趙。宙爲功曹。後爲察孝。前臣遭難。宙爲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敘哀者。有在職遺奉版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于宙應見論貶。

通典九十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奪弔于都將軍郎中侯曹臣移冀州大冲征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三十二終